

说心情

◎陆新义(河南平顶山)

寒月的深山里,几十米、几百米才有一户人家,冷静是肯定的。山里的早霞来得晚,西面东坡的山由上到下被漫亮,阳光移着光芒,慢而有度,好的心情该是这样。

一早和好友移步山路,沟深坡陡,但下去是一定的,溪流蜿蜒曲折划开山与山的界,水流守着山万年不变,随人怎么理解。

溪是山的心跳,山石和沙粒没有哪个巨大、哪个渺小,一草一木都有生命,它们会发出声响,只是人听不到。路两侧的山,不娇不慌的气场,沉稳踏实的性格,无须谁认为。山该昂首,水流低调,人行在山里,思想要变矮,欲望会改小,心情山风般自由。

最抚凡人心的炊烟,肩背一家之饥的人能看懂它的味道,鸡鸣鸟叫呱呱,狗吠声声,汨汨溪流,安静的山中音乐会,在晨风吹雾的谷地音同调和,方圆百里内外都该是这样的乐章。这庞大的自然磁场,带着你走,你会感验到自然的心情,自然的心情该是天空一样云飘,自然也有心情,用心人能体会到。

在城里的街头走,再走也走不掉累,坐什么车也一样,心累是自带的,它圈着你的思想自转。山路上,没有城的喧嚣,没了得失心情之扰。

生活中遇事诸多,各种心情来了走了,走了来了,变换而不停留。徐志摩有诗《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》,前三段是在梦的轻波里依洄,是她的温存,我的迷醉,甜美是梦里的光辉。后三段转成她的负心,我的伤悲,在梦的悲哀里心碎!黯淡是梦里的光辉。其心情变换在两个极端。

不同年龄心情不同,辛弃疾的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爱上层楼,爱上层楼,为赋新词强说愁,而今识尽愁滋味,欲说还休,欲说还休,只道天凉好个秋”。宋人蒋捷的“少年听雨歌楼上。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。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。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”。

心情会相对停留,停留多久才会走,自己的挂碍决定,是人主观意识使然。好的心情易失,坏的心情逐难。

今人有诗《不急行》“水流山乐章,坡缓别心情。展岩溪飘畅,窄间冲石鸣。无路惊跳崖,入潭起龙风。总在出山后,才懂不急行”。也在借溪流说人心情变化。

金瓶玉露一相逢的心

情,不是这事胜过人间无数,是同样的聚散,上不上心与否。日常不介意间,太多心情都慢慢给了时间,那是心情在长期生活中钝化是,龚自珍有“忽有故人心上过,回首山河已是秋”。其美好的存在体会才得,人间才不白来。每逢佳节倍思亲,倍思亲的清明节和归乡团圆的春节,心情自然也不一样。最有说服力的是六一儿童节,很多人已感觉不到它的存在,其实不然,李商隐有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说的就是这模糊而沉淀的心情被唤醒。

还有后蜀词人张泌的“碧阑干外小中庭,雨初晴,晓莺声。飞絮落花,时节近清明。睡起卷帘无一事,匀面了,没心情”。这里的没心情,就是心情。

人们常描绘心情有花心情、酒心情、云心情、雨心情、太多心情的描绘,连成人生情感历程的分分秒秒,贯穿一生。久旱逢甘霖,他乡遇故知,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,无不好心情;遇到挫折和打击,寻寻觅觅恍然若离,冷冷清清心灰意冷,凄凄惨惨戚戚黯然神伤,人不缺心情,而悲喜乃人之大心情。

心情是人的自雅表白,常出优雅门,走进褒义家,是自我赞美或怜惜友人时的敬辞,我的心情,他的心情,与贬义、攻击性的词不搭。说心情不好,那也飘有茶香。

心情是人对外界感应的自觉,是外界事物和身体内部等传导对一切挂碍的识别。感应程度与自己的观念和心底背景有关,那初恋的感觉,和“只影向谁去”的共情,该是何等的心情。

心情如影随形,不同是个体差别的使然,同与不同并存,同样的环境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情,同一个人,在不同环境,会有心情变化。人终不能避开心情,那就让心情动起来,去改变自己的负面心情,让自己的心情影响别人的心情,你就是在改变环境,环境就向着你希望的样子走。

山里的夜来得早,是墨色的黑,星光在天,亮得让人爱看,在住处前的山路上走心情,今夜可有“飞星传恨”的故事,此时可有人发“物换星移几度秋”的感慨;夜放星如雨,问星星不应,只有我和友人在“可怜今夜千门星”下徘徊。

下山沿溪走,在正午阳光照耀下,车追着溪流,别情无处说,一路百回头,是留下心情,是带走心情,我心头只有那唐诗道不尽、宋词说不休的深情。

谎言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老家要修路,就回去了一趟。小院久没人住,草,都爬上了窗台,满眼的荒芜。表叔说,住我那儿吧。他大不了我几岁,就是辈分高,自小一块儿长大,跟亲兄弟似的。

自表婶没了,他就跟儿子住一块儿,做饭、缝补,琐碎碎碎,都是儿媳操持。他平日养个羊,帮个工,钱,都自己收着。我说你这日子,也算顺当。他说俩孩子都挺孝顺,眼下还行。

啥叫眼下还行?原来,他外孙今年考上了大学,偏这时候,女婿摔断了腿,闺女,愁得跟苦瓜似的。这两年,他倒是攒下了两万来块钱,想给闺女送去,又不敢。我们当地有句老话“憨愣怔,抱外甥”,闺女,都是泼出去的水。他现在吃着儿子的,贴闺女,即使儿子不吭声,儿媳咋想?他琢磨不透。

我老家是山区,两万多块钱,不算个小数。表叔的担忧,是实实在在的。表叔说:“你在城里,见识多,都说钱要花在刀

刃上,你说哪是刀刃?”清官难断家务事,更何况外人呢?我不想插言,但看看窗外,静悄悄的没人,就小声说:“常言说得好,救急不救贫。贫,是要帮,得慢慢来;急,如火上房,那才是救。”说完,我赶紧又补充一句:“我这可是瞎扯,别当真。”他笑了:“事弄砸了,我就讹住你。”

修公路,占我家点宅基地,签了合同,拿了赔偿,事就完了。临走,去跟表叔道别,给他留下了五千块钱。他盯着看了看,在我肩上重重拍了一下:“这钱我收下了,啥话也不说啦。”我看他脸色有点凝重,就调侃地说:“这事儿打住了啊,可别再讹上我。”他扑哧笑了。送我到村口,我走出老远,他告别的手,还在挥。

那天中午,我从外面回家,见门口立个小伙,旁边放着个布口袋,细看,原来是拴住。拴住,是表叔的儿子。赶紧让到屋里,以为出啥事儿了呢,原来是卖山货,顺道,给我送来了点儿。中午,我做了几个菜,我们

边吃边聊。他说想弄个门面,倒腾山货。拴住是个老实孩子。我问咋突然想做生意了,他说是媳妇,非让他出来闯闯。

他说那天,他爹给他两万五千块钱,让他跟媳妇给他姐送去。说一万块钱是表叔送来的,这一万五,是他们当舅当姑子的。我一听,心说,表叔这心思可真细,咋想出来的!拴住说,他到他姐家,那话他说不出口,就说是每人五千块。我说你小子还行,你媳妇咋说,他说他媳妇说,爹出钱,咱顶名,算咋回事儿?这不,让我出来闯闯,把爹的钱还上。我说傻小子,一家人还啥哩,名不名的算个啥,你们都好,你爹才高兴。这叫把钱花在刀刃上。

又聊了一阵,得知表叔还在家放羊,一切如常,真替他高兴。看来他是多虑了。生活,看上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,平平淡淡,无波无澜,其实这里有多少心思、多少滋味、多少不显山露水,只有真正体会过的人,才能咂摸得出。

我在城里烧地锅

◎董国宾(山东微山)



在城里,吃什么都没了胃口,一日三餐的饭香味不知跑到哪里去了,心中便惦念起家乡的地锅菜。我越想越觉得都市的生活万不可缺少这一口。第二天,就找人在院子里支起了地锅。

我买了一口铁锅,找了一些干柴,还在地锅旁放了一口大水缸,连烧地锅坐的小马扎,也是请邻居新做的。一应俱全,妻子来了精神头,一大早就去赶了个早集,买回几条活鱼放进水缸里。临近中午,妻子忙开了,她一边忙,一边唱着《我们的日子》,歌唱完,鱼也杀好了。我们开始做地锅鱼,要说做地锅鱼,还得我掌勺,妻子是城里人,连地锅都没见过,怎能吧地锅鱼做好?她站在一边,只看不动手,到时候只管吃就成。

爆香葱姜蒜,炸好汤汁,麻利地放入宰好的鱼。这最后一个环节,就显得很特别。做这道菜,不用单独蒸馒头,简单地

和好面,弄成拳头大小的面饼,沿锅沿贴上一圈,盖上锅盖,继续烧火。柴火噼里啪啦地响,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从锅里冒出来,妻子站在一边和我逗乐,在笑声中这顿地锅饭就做好了。那贴在锅沿上的面饼像一只只老鳖趴在河沿上,这吃法,家乡人形象地称作“老鳖靠河沿”。地锅鱼端上餐桌,黄澄澄的地锅饼盛在盘子里,妻子伸手就去拿,先是放在鼻子上闻了闻,然后点点头说,连这饼都是香的。全家人吃了一顿色香味俱佳的地锅鱼,妻子尝到了甜头,说下次要做地锅鸡。话还没说完,就被我打断了,我摆摆手,慢条斯理地说,比起家乡的地锅鱼,差得还太远。这城里,怎能做出地道的乡土味?

转眼到了周末,妻子去商场买了一件新衣服和一大包营养品,说要回乡下看母亲,我知道妻子还念着老家的地锅菜。到了乡下老家,母亲正在厨房

烧地锅,二话没说,妻子径直走到厨房里,非要帮母亲添柴火。一看母亲正在做地锅鱼,妻子一高兴,大把的柴火塞进灶膛,火苗一下子给压灭了,滚滚浓烟冒出来,呛得妻子赶忙跑出来。我忍不住哈哈大笑,她一个城里人,怎会烧地锅,其中的学问大着呢。

开饭啦,母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地锅鱼。妻子刚吃一口就大声夸赞这乡下的地锅鱼咋这么好吃呢!看着惊讶万分的妻子,我一脸严肃地解释道,这地锅鱼的做法,城市和乡下的水土不同先不说,这烧柴也有讲究。城里人做地锅鱼,烧的是干木柴,火势大,而乡下则是麦秸、玉米秆和干豆棵,怎会一样呢?

回到城里,我满脑子都是母亲做的地锅鱼,感觉乡下生活虽简朴,却埋藏着真味道。妻子贴在我耳边低语道,过几天干脆把咱妈叫过来住,把乡下的柴火也带来。